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_臣鄧文泮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蔣繼煥

欽定四庫全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

元 釋念常 撰

唐

庚戌睿宗旦改景雲

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為帝者七年而廢封相王

壽五十五立隆基為太子任宋璟姚崇為政帝妹太平公主恃功專橫在位三年

壬子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

七月傳位太子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范陽

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

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貧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母以為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於南海及返曹溪雨大法雨一日示衆曰諸善知識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即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

逾千數明年七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
歸當復來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
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
三日示衆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為女等說法不付其
衣蓋女等信根已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
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復謂
衆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女等不
用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

好去吾涅槃時至珍重即跏趺而逝於是山林變白鳥
獸哀鳴綵雲香霧連日不開既時廣州都督韋據率韶
新二郡官吏迎奉全身歸於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今
尚存焉舊唐史曰則天聞神秀名詔至都肩輿入殿親
加跪禮敕當陽山般若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
京城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秀
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相埒及忍卒能住韶州廣果
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夕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

秀嘗奏則天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
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
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
卒天下散傳其法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癸丑玄宗隆基改開元

睿宗第三子廢楊貴妃為道士曰太真帝初用姚崇宋璟為相

治平晚年鮑湏佺用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為
將致亂幾致亡國二十九即位壽至七十八歲至上元
元年崩

葬泰陵

甲寅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姓戴氏卅

歲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與東陽策禪
師偕謁六祖師至振錫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
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乃具威儀參禮
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祖
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女甚明得無生
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

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及四學
徒奔萃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歸天竺彼皆欽仰目為
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圓旨十篇及觀心十門並
盛傳於世

乙卯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齎詔詣當陽山
起沙門一行赴闕行以再命不許辭赴之有旨安置先
泰殿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行啟陳無隱未幾永穆
公主出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優厚發遣行諫以為高

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優禮而太平竟以驕僭得罪不應引以為例帝納其言遽追勅但依常禮其忠諫多類此或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籍示之行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驚異顧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行雍容啟沃聖眷日隆天下之人以帝從之問道稱為天師焉

丙辰嵩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峨冠盛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厲聲

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吾本不生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況汝不能焉能生殺我耶神稽首曰我聰明正直過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惠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奚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願為門弟子珪即張座秉爐

正凡曰付汝五戒若能即曰能不爾即曰否神曰謹奉
教曰汝能不媼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
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我無乏也安有盜取哉
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神曰能曰汝能
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焉得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
悞疑混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
妄哉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不
遭酒敗乎曰能曰如是為佛戒也以有心奉持而無

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為精後天地死而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竟寂滅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是謂無心而已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亦無我無汝則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汝神通則十句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辟席曰可得聞乎珪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弗能也珪

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弗能也珪曰是
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
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
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然定業亦
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廓無一人能
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
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曰我
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

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
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神功使已發心未發心信
心不信心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
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吾無用是為曰佛亦使龍神護
法師寧隲叛佛耶第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
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
東嶺乎神曰既聞命矣恐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
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

嵐靄烟霞紛綸間錯幢幡環佩凌空隱沒是夕果有暴
風迅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驚呼師謂衆曰無怖
神與我契矣拂旦和霽則北山之松盡移東嶺森然行
植焉師誠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
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戒得法於老安國
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荊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而
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為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

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孔孟之教轡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張公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之旁出者也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矣二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之初一夕夢

梵僧謁見風度瓌異及寤追憶不已因追畫工授以形
段圖於殿壁及畏至入對帝熟視蓋夢中所見僧也竦
然異之館於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禮欽重其後秋旱
帝廉知無畏能致龍遣內使傳詔請雨畏難之奏以旱
數當然若苦召龍恐暴物帝再遣諭旨人苦秋暑雖暴
風疾雨適足快意畏諾之有司設壇儀華綵光麗畏笑
曰是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
誦呪語百餘番即有微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

復沉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練自講堂盤旋而上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於是震風淩雨飄蕩廬舍士民悚懼彌日而息又嘗霖霖逾時詔畏止之畏於寺捏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若斥罵者即刻而霽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神未幾通華言譯虛空巖毗盧遮那蘇息地羯羅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藏寶月等參預其事畏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習之累表求

還帝堅留不許

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溪禮祖塔誓曰弟子願畢世
外護大法祈一祥瑞表信言訖微風飄香氤氲襲人俄
而甘雨傾注唯徧一寺之內璟忻躍而去未幾召入與
姚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

辛酉朝廷以麟德歷署日蝕比不驗詔禪師一行政撰
新歷行受詔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
日名度數可考者皆合而著之久之道士邢和璞謂太

史令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太初歷嘗記
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出世糾正之今年期
差滿而一行推大衍數以糾數家之謬閎之言不誣矣
愔亦以為然行復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表
請卽置之制可

壬戌帝注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十卷銓次大
藏經典及聖賢論撰凡五千四十八卷自是遂為定數

癸亥十一年十月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分度之二十九轉日有餘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

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地中略施輪軸關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妙以為神功無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藏之於集賢院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省

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喙將喪自言酬
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

甲子沙門牛雲者少不惠因詣臺山禮文殊初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為而來曰願見大聖求聰惠耳老人

曰文殊居北臺爾徃見之雲奉教趨北臺老人亦在彼
矣雲意其即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禮
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為入定觀雲前身蓋牛也以
嘗駝經故獲比丘報老人起定為雲言之復云汝性昏
迷育中有淤肉在當為女釵去之因戒雲閉目無輒開
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釵鋤其冑然不甚楚少頃心懷開
豁頓異徃時及開眸見老人現身為文殊妙相端嚴謂
雲曰與汝聰明竟雲喜躍作禮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

是總持辨悟為時導師以夙因故牛雲稱焉

丙寅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至於楊州奉僧伽黎十
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狀蓋其國主附之以施中國
高行沙門于時律師鑒真受其衣歎外國人有佛種性
欲往化之會叡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為惡風飄入
魚蛇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既至日本彼王預知枉
駕迎勞館於毗盧遮那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羣臣
皆以次稟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丁卯三藏菩提流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流志南印
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名有詔要之以垂拱
中至京師凡四十年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其手帝及
重臣敬之如生佛葬日特給鹵簿羽儀塔於龍門之西
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名德之盛古未有焉

時嵩山破竈墮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叵測初見老安
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山有廟靈甚殿中唯安一竈
遠近祭祀享宰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杖擊竈三下云

吐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
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
師前曰我本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
此處當生天上特來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
言神再拜而去少選徒衆問師某等久在和上左右未
蒙指示竈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
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
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

也破也墮也墮也於是其衆皆悟玄旨後有義豐禪師
舉問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
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難湊伊語脉豐曰未審什麼人
湊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
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禮謝師曰本有
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
頭處來師曰來自何人法會僧進前叉手繞師一匝而
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上邊叉手而立

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上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師後不知所終

是年十一月己丑禪師一行寢疾於華嚴寺舊唐史云

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床竹窓氣象蕭索及旦行以疾聞帝遣中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所夢冥合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行結壇祈福既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幾行疾革帝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十有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有詔傷悼聽停龕三七日與中外瞻禮行容貌如生而鬚髮日長帝親製碑書之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惠禪師帝嘗從容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

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媼素供行而媼一子坐殺人將之刑媼悲泣請救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雌豕七行日藏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呪之七日北斗盡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之帝密以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嗔心壞一切

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賜赦天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
大赦媼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
斗復如故其祕術多此類著易論十二卷大衍論二十
卷開元大衍歷五十二卷七政長歷三卷釋氏系錄大
衍玄圖心機算術括遁甲十六局六壬連珠歌六壬髓
經天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五音地里經十
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卷並見唐藝文志
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歷官陳玄景等編次一行所撰大

衍歷施用三月駕幸溫湯道由一行塔所帝為駐蹕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五十疋令蒔塔前松栢其為聖眷如此宋史官歐陽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歷凡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郎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為中書張說視宅戒曰無穿東北壬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大餘泓

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弘曰
客土無氣與土脉不連譬身瘡痂補佗肉無益也其後
說諸子皆汚祿山以斥死果如其言

論曰歐陽文忠公雅嫉吾釋未始畧有假借獨於唐
志尊一行大衍之作而宋景文於方技篇削一行玄
奘等傳而獨著道弘地理之說或者以為唐浮圖行
業無足為二公取者故止於是而已夫豈然哉蓋大
衍所以統天時地理則切於人事是宜史筆取也若

吾釋之盛莫甚於唐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為天下宗
師者不可悉數歐宋以為奉異方之教故諱之而不
書猶春秋時雖老聃鄭子之賢返不若江人黃人得
書於經豈亦老氏不足取哉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
政所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絕世累顛脫塵表者
於刑政何與焉宜其不參於世典也由是言之歐宋
黜吾釋其微意乃所以尊之也盛哉一行前膺洛下
閎八百年之讖當時則明天子跪之稱為聖人及其

製作施於後世緼天地貫幽明歷數百年而其術益
驗果聖與賢耶吾弗得而知矣

己巳初以上生日為千秋節 用大衍歷

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為唐宗臣朝廷大述作多
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嘗謫岳州而詩益悽
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天下不稱姓而曰燕公著石刻
般若心經序曰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
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

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
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之與惠
俱空法中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
深般若者孰能證於此乎尉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
之士也學有傳僻書成草聖乃揮洒手翰鐫刻心經樹
聖善之寶坊啟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
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
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二

法堂贊并序曰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院長老初上
禪師所造也禪師姓彭氏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
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
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婉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
石筋理洒颭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
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
若遺塵矣常歎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
揆依如來教紐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

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
望日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
建禪師母弟仁婉弟子啟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
有力焉而作贊曰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
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先定惠不相離
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
名三歸處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
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

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壬申是歲定五服制蓋出自古至天后請母三年及盧氏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履冰上言衆議紛然自是卿士之家孝服有異今二十年蕭嵩等改修五禮勅下依行五服禮者一三年服為父曰斬衰哀情至切斬截其心為母曰齊衰次其父也然二十七個月終矣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服更加一月心喪服

之終也齊斬服以纁麻臣孝於君亦爾二暮年服十三個月為祖父等三大功九月為叔伯等四小功五月堂兄弟等五總麻三月至從兄弟等內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之

八月壬申朔三歲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逝矣至時遶毗盧像頂梵夾退歸寢室跏趺而逝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鴻漸撰紀德碑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

聞於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大悅館於大慈恩寺未
幾夏旱詔智祈雨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眸即雨開
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帝特降
詔褒美明年辭游鴈門不允遂遷薦福寺為人語默興
居容止凝粹喜愠不形於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
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初不空事智智授以梵本
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竒其駿引入金剛
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為勝已不空因求瑜伽五部智

未之許不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京城佛像皆東
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啟以西游意智曰汝有授道之資
吾何靳哉即授以五部及毗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
沒不空奉遺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秀禪師初止
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
隨駕幸東都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齋旛花迎
之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旨賜號大智禪師葬伊闕之

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為製碑初神秀雖德行為
禪門之傑得帝王欽重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義福
普寂始於京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癸酉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自言數
百歲矣則天嘗召之果佯死不赴今復見之帝聞遣中
書侍郎徐嶠齋璽書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不測而疑
之時邢和璞者善算能知人壽天帝令算果懵然莫知
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與之密坐令夜

先視之夜光不能見帝聞飲葦汁無苦者真奇士會天
寒以葦汁賜之果飲三卮醺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酒
也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黑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
盡更出神藥傳其斷寢頃之齒復粲然如故帝始信之
將妻以公主果預知苦辭獲免後懇辭歸山下制曰恒
州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造高尚深入窈冥早渾
先塵應詔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
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

號通玄先生其年果入恒山後不知終

乙亥二十三年三歲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丞
李峴監護喪事塔於龍門之西山廣化寺歲其全身畏
本釋種甘露飯王之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
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荼國演遮那經須臾
衆會咸見空中有毗盧遮那四金字各尋丈排列久之
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
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為留三

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是歲三歲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
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
羣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
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成
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絕非呪力幻術所
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呪要其大歸不

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灾釋患而已其間往往不
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
正么麼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茲
豈高道巨德弘禪主教者齒哉及開元中西域金剛
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以玄言德祥開佑至
尊即其神功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
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與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
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

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傅奕奕
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
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
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
則僧非真僧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
教之疵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
安厥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
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

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玄琬法琳明贍諸公其
肯坐視絕域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傳
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
害其生況說斷人命呪傳於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
為之辭斷可見矣

戊寅 始建置州學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田
向寺僧既覺歎異遂乞丐造之然徧訪所謂回向寺者

咸無得焉一日道逢一僧逆而問曰託置袈裟今成未
秀曰成矣僧曰吾導女入回向寺女可裹糧載燧從吾
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南山行二日至深絕處所
見唯雲物掩苒崑洞崎嶇進遇石壇共止其上僧命秀
鑽燧出火炷香望層霄拜之忽雲開見崖半有朱門高
聳刹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上漸聞午梵清圓鐘
磬交作須臾望見其寺有額曰面向其僧即趨而入命
闍者授秀館因具儀謁上方老宿次見諸僧皆奇偉雍

穆相勞問明日秀出袈裟遍寺施之老宿謝畢攜秀入
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俄頃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
唐天子舊居之室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久當
復歸秀止再宿不得留老宿授與玉簫并袈裟囑曰持
歸獻唐天子即遣僧送秀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
合秀慨歎而還詣闕表上所寄帝覽之因取玉簫調弄
宛如夙御焉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為辭帝吹玉簫楊
妃起舞舞懽甚疑飄搖而仙去

舊唐史

已卯 封孔子文宣王

衣袞冕南面十哲坐
圖七十二賢廟壁

庚辰長者李通玄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世長者
以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識其為大賢館之齋
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栢葉餅如匕大者一枚終日濡毫
臨紙未嘗接人事如是三稔遷馬氏古佛堂側築土室
以居盡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經書而去行二十
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
為擇棲止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原

下土龕之前蹲駐玄取其囊置龕中虎即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蓋天設以畀有道非人力所為也長者著論之夕心窮玄輿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於時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及笄年衣布衣俱以白巾幪首曰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於卯辰之間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徹器則引去莫測所之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長者美髭髯朗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

放曠人天靡所拘執嘗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即於是夕烟雲凝布崑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已端坐示寂於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十卷決疑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科釋略及緣生解迷十明論各一卷十玄六相普賢行願華嚴緣觀倡贊詩賦等里人聚於方山逝多蘭若大歷中沙門超廣始

獲之遂行於世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年出家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詆之及居青原有沙彌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恁麼則用去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問曹溪還識和尚不師曰汝今識

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他日又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和尚處下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與汝個鉢斧子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重已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求叔沉

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回師問子返甚速書達不
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便
云去時蒙和上許鉏斧子便請師垂下一足遷禮謝辭
往石頭即石頭和上是也及是師既歸寂門人咸尊為
七祖焉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生河東馬氏
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以
道授之秀入京因薦與則天得度為僧秀歿天下好釋

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神秀統其
法衆開元十三年有旨移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
爭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
以此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者皆制弟子之服
有勅賜號大照禪師葬日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
麻列於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市易幾廢

壬午改天寶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顯用皆著聲

績天下引領望其為相帝亦知其賢欲遂相之晚為李
林甫所抑鬱鬱不得逞至是預為墓誌曰天寶元年挺
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閒兼授
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承聖恩常忝獎擢不盡
驅策駑蹇何階仰荅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為人士
所悲其年九月寢疾於洛陽之私第以某月某日葬於
大照和上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
事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為飾初挺之師

事大照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葬大照塔次示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癸未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上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啟沃貧道偃山傍水無所用心楊再拜師曰天使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

何即心是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
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
無心即道庭先跪受回闕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即勅庭
光齋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亭明年正
月上元日追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師闡揚佛理
有遠禪師者問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
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
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

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
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
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
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
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卻會此理
師曰汝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
上說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
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

劫不可會道也遠慚汗而退如遠者又七人徃復論道師皆縱口辭辯傾注帝及四衆莫不稱善而罷

甲申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正甫製其碑曰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於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不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強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思曰自騰蘭演教於此土也殆將千

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為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
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
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為郡人髫年駿發聰悟
絕衆羣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
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顯若宛在鏡中三
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
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剖愛線
亟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

從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
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
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
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三焉躋其堂
室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
所受善閑而唯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
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交暢異焉而脗合同受祕
印因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竭來衡岳終焉是託

般若勝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微言析
理辨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
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影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
古今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
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
乃追琢琬琰揭於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
子亦序列於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乙酉 立楊太真為貴妃矣 道士吳筠是年詔見於

大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還山下詔為立道館後徙茅山由會稽剡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深詆釋氏議者譏其背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游大惡筠所為因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邕著翻迷論以訂其妄筠論

遂廢給事中竇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

丙戌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者自此而始也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內結壇為帝灌頂賜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以術得幸有旨令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於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饒力不能舉帝擬

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即舉手中如意示之
思遠欽服而罷不空凡祈禱必張綉座手持木神誦呪
擲之神自立於座四衆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動所禱
雖造化之功可奪朝野奉之如佛焉

丁亥是年鳳凰現

辛卯世尊示滅一千七百年矣

壬辰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華製碑
其略曰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

赴哀泣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
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先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
衆等號捧全身建塔於黃鶴山西原象法也州伯邑宰
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
互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神祇慘
慟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
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門人法鏡法海親奉微言繕崇
龕座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瀚故刑部尚書張均

故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都督梁昇故潤州刺史
徐嶠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賞故御史中丞李丹道流
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
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
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
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
之功至乃見膏漬注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
啟迪瘖聵唯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

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為性本
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
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
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
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
常圓

癸巳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
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謂誰

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
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甲而去帝悅詔
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甲午左溪玄朗法師卒朗如意中得度就會稽叩宗法
師商略律部依恭禪師研究心法行頭陀教初南岳惠
文禪師悟法華宗旨以授惠思禪師思授天台智顓
授章安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事東
陽盡傳其道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

宴坐左溪因以為號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親近彌勒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纈之溫如滑甘之飽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答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夫寥廓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為

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春秋八十有二弟子神邕玄
淨法燈消辨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
陰略曰禪師誨人匪勸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載
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偏廈非披閱聖教
不空然一燭非瞻禮尊儀不虛行一步其微細修心皆
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者宿擁室填門若冬
暘夏陰不召而自至也其後翰林梁肅深得台教之旨
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

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得互為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

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
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
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之自解習禪者虛無其
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
以亡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
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
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
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嶽

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此也先照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徃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歲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

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
之人正信者鮮啟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
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
言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
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
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
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
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於篇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
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其母至京師母亡廬墓側
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食不
鹽酪藉無茵席調南和尉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
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
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湮流能
食乃止家苦貧求為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還
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家無僕妾歲飢或日一爨嗜酒

陶然鼓琴以自娛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
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族弟
元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
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
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
視錦綉未嘗求足無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
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

誠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篇唐史特設此題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行已之操及其弟元結所稱儼然一高僧耳寘唐史數千人中遂蘄然傑出顧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而新史削之夫魯山居喪所為出乎至誠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謂惡求福於佛佛固未嘗邀魯山魯山自為之而不疑何佛之嫌若

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應毀則乳亦婦人之事非
男子有也魯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
為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百行殊塗同
歸奚必靳靳然以儒釋歟哉

乙未

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十一月反兵十五萬發范陽陷東都

丙申肅宗亨改至德元載

玄宗第三子祿山反玄宗幸
蜀權立太子於鳳翔因即位

李泌為相郭子儀李光弼為將平安祿山史
思明之亂帝年五十二崩葬建陵在位七年

五月逆賊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車駕入蜀之

初有守臣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為閫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劍斬像首其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忽墮於地及是駕至成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合當歸之讖於是洗然忘憂云秋七月皇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旬日諸鎮節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琯為相兼元帥討賊未幾為祿山所敗於時寇難方劇或言宜憑福祐帝納之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諷唎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

如來名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頗有神異帝益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敕節度郭子儀諭旨無漏乃來見於行在帝悅曰真夢中所見僧也既而三歲不空亦見於行宮帝併留之託以祈禳

丁酉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弑祿山而自立九月副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靈武十二月太上皇至自西蜀。未幾於內禁立道場講誦

讚明甚嚴宰相張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
宇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
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然之尋敕五嶽各建寺妙選高
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為僧或納錢
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
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戊戌改乾元復稱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復反

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於右閣門合掌凌空而立足去

地尺所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詔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輒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己亥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詔南陽惠忠禪師赴闕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黨子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衆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虫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

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
所堪及是赴詔初安寘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身
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忠顧左右云與老
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是無諍三昧荅曰檀越踏毘
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莫認自己清淨法
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其一曰見性已後用
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合見性二曰日夕作何行
業合得此道忠答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

何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
四曰臨終時作麼生得清涼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
道為對五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
回歸妙用六曰見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否忠對
性即是佛性即是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
無捨無生自在生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
可赴否忠以不取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
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

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
前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帝由是凝心玄
旨三月己丑詔天下州郡各寘放生池冬十月昇州刺
史顏真卿撰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
我乾元大聖先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
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輦勞
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邦胥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思信
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

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循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
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
虓鬪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
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跽伏行就沸鼎之誅拯
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
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
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
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

照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浙西諸道迄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荅雖流水救

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
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乘
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
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寢深無以上報謹
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
雖不足雍容聖明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碑銘不錄
庚子改上元

辛丑尚書左丞王維卒維字摩詰臨終無病遺親故書

數幅停筆而化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
貴人虛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
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非由學致也客
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
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與弟縉皆篤志奉佛食不葷
血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
館柳浪茱萸洲辛夷塢與裴迪游其間賦詩相酌為樂
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喪表請以輞川第施為佛祠

壬寅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尼真如恍若有人
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謂真如曰中國有灾
宜以第二寶鎮之甲子楚州刺史崔旆奉表獻於朝其

一曰玄黃天符

形如笏長八寸濶二寸黃玉也有文云辟兵後

二曰玉雞

毛文悉備

白玉也

三曰穀璧

徑六寸粟粒自然白玉也

四曰西王母環二枚

徑七寸白

玉也

五曰碧色寶

圓而有光

六曰如意珠

形如卵光如月

七曰紅靺鞨

大如巨粟

八曰琅玕珠二枚

長二寸

九曰玉珎

如環四分缺一

十曰

玉印

有文如鹿以印物則鹿形著

十一曰皇后採桑鉤

長六寸形如箸屈其末色

如金又

十二曰雷公斧

長二寸濶二寸

十三曰

史失其名

帝覽之大

悅以寘日中則白氣屬天名之曰定國寶帝以獻自楚

州即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原有災宜以第二寶鎮

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赦天下

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多不豫及太

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距十四日而崩年五十四皇

太子即位是為代宗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_臣鄧文泮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蔣繼煥

欽定四庫全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 元 釋念常 撰

唐

癸卯代宗豫改年廣德

肅宗長子玄皇諸孫百餘人代居長為嫡孫即位後用元載為

相而黜李泌及誅元載復用楊綰年五十三崩紫宸內殿葬元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改年永泰 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

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明諸

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冠平 帝夢六祖惠能大師請衣鉢

歸於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難屢逼帝寢以為
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多難無足
道者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
而踣羣戎來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篤意佛
道修祠祀詔天下官司無簪屨僧尼禁中講誦仁王護
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舊本帝親為之序官不空特
進鴻臚卿

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經疏成

賁以表進呈畧曰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宮
加被仰憑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羣玉於荆
山約百川於溟海火生於木並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
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廣度羣有同
於大通足菩提心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

丙午改大歷元年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以二稅七月
始作孟蘭盆會於禁中設高祖太宗已下七聖位備鑒

輦建巨幡各以帝號標其上自大廟迎入內道場饒吹
鼓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拜導從自
是歲以為常癸未太廟二宮生靈芝帝賦詩美之百僚
皆屬和

丁未 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詣白崖山請
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聞金和上說無憶無念莫
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

無念名定無妄名惠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惠非一非
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
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
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對曰初
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清水影現悟無念體寂滅
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時庭樹鶡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
鶡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鶡去無聲云何言聞
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非聞聞

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得名解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傳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

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從理確論
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得不生不滅契解脫去
答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
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識心見性荅曰一切
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不見本性真心者念
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
不舍不沉不浮無為無相活鱣鱣平常自在此心體畢
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鴻漸由是

棲心禪悅嘗有詩云長願追禪理安能揖化源晚以疾
辭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剃
須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謂聞無生
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也鴻漸靈武策立功
臣家世奉佛其臨終剔髮須服僧衣遂與宋朝王文
正公旦肖焉雖文正公巨德元勲完名高節卓冠名
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然莫年付囑諸子及其友

楊文公大年丁寧曲折文公談苑著之甚詳茲可想
見知佛之深而見道之明也嗚呼吾宗直指當人見
聞覺知一段大事本爾現成奈何人自棄昧徃徃終
身役役為他閒事長無明者天下碌碌皆是若二公
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大事夫豈易得也哉

戊申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
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
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

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
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
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
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員明之珠宿不
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員
教於京都詵禪師至是大歷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
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
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

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
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
洽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
山峙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
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
為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
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為
龍矯首南臺尾蟠北臺宛轉淩虛鱗鬣耀目須臾變百

千數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為流通之象也
初為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為僧叡
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人
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
地識字善算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
然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殿上地問曰此是何
地荅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曰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

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
何謂一字耶入問能算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多少山人
曰國師弄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曰卻是山人弄貪
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荅曰弟子縱
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師卻
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
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懵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
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
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
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
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
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
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
滅後卻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諡大覺禪師

己酉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為牛頭宗第
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
者窺伺虎為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
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二虎哮吼
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羣
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地建堂女可速去言訖羣鵲遷
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
成由是學徒雲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

直心真實菩提道場至是將終石室前掛鎗掛衣藤
無故枯死師集衆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
院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作
震折林木有白虹貫於巖壑云西域大耳三藏至京師
自云得他心惠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惠忠試驗忠
問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女道老僧即今在什
麼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猢
猻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

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良久罔
知去處忠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
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手段作如
是說則其然矣異時學人相似語言以為禪道者凡
貶剥諸方徃徃猶不止於此嗚呼世謂學不躡等矧
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死者其可以躡等乎觀牛
頭諸祖道盛一時於死生之際感驗昭著有生而百

鳥銜花虎狼給侍者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乃止者
有異香經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有空
中神旛從西而來遶山數匝者有所居舊院林木變
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感皆不思議事出於
造化之表自非神德妙行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
不慚者曷以臻此邪如大耳三藏分證小果得五神
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處
及第三度國師入甚深祕密大寂定門大耳於是茫

然不知然則證果有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
謂巫咸相壺子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
數烏可同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誠門人曰普賢行願出無
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
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撰涅
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使賜
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

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汙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寂闔維頂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於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祐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

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内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皆牢
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歷五年夏六月癸
未減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
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詔遣中謁者齋祝
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加薦令芳禮冠羣倫舉
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院和上性
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旨緇門獨立邈蕩蕩其無雙稽
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

應聲儲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和上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黎揚摧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荅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

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於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有傾歎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子勒崇昔承

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漠壇宇清愴慕書昭銘小子何
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
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加上乘真語密
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
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惠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
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
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歲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
滅法離有無刊石為碣傳之大都

辛亥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闕梁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肩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歷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於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於秦望山之陽製緣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惠益以軌儀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毘尼之

學又依崇聖寺壇子法師學俱合唯識從印度大沙門
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與出類拔萃晷月之間名動京
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
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歷緯長
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國公
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
庭誨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道世皆先之以文行弘
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

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
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
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
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
炬之破昏黑羣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
為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
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
銘曰越水湯湯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

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窪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
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是歲淮南節度使楊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州三
祖行實請謚於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
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祭不知何許人
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樞衣鄴中得道於司
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
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内外

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羣品
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
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
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
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
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
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剏
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

之制實天寶丙戌中別駕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
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
房公琯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
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
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
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惠融
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
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

法之根本墜於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擔以紓罔極
楊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
上霈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
以大德僧七人掃灑供養天書錫命輝煥崖谷衆庶踴
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石於塔東南隅紀
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
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
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

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寢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決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峰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

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
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於戲微禪師吾其二乘
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
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
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
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
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
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

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
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染為妄識如
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
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啟迪心
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
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
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
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

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
此法無壞

壬子魯郡公顏真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
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
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
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
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
靈帝建寧元年前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

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
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
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
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傳
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遵傳智首首
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省亮傳
雲一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壺奧欽
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後年二十二尋師

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於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
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
兩京滌法銳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
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
凜然風生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
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
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於
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踪於寺北剏置

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惟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
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
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
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湟槃經古臺基
局儼然軒陛摧圯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
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
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
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

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杭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重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脣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歲選龍興歲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

廷臯脫俗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為稱首焉又欽比年已
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像
法於變皆欽化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
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
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倬茲能辯深嗟嘆而讚美之謂於
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
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
衆乃命智晃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剏立戒壇以

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
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
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半
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歷辛亥歲行撫州刺史魯
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甲寅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刀梯與沙門角
法有旨兩街選僧尅日較勝負沙門崇惠者不知何許
人常誦首楞嚴呪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刃

梯而上命惠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傷惠承勝命聚薪於庭舉烈焰惠入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藏後不知終

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惠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即源舊第也父澄守東都為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噓終日偶相率游義眉山源欲自荊州沂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為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甕而汲者

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
孕三稔矣遲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
公當以符呪助我令速生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
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
具浴至暮而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
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
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
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

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惠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性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折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乙卯國師惠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子作麼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

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指
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
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
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
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
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
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
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

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
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
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
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丁巳十一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
五百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
佛不茹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為佛祠初帝未知重佛
每從容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

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羣臣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戊午○米斗三文○貓鼠同乳

己未三月上崩太子即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惠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

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
似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
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宗門中請師舉唱答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
月隱山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銜
花綠藥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庚申德宗适改年建中

代宗長子詔天下勿上祥瑞放
馴象出宮女用盧杞為相致朱

泚之亂幸奉天壽六十四崩葬崇陵在位二
十五年○立誦為皇太子○始定秋夏二稅

沙門惠超於五臺乾明寺錄出大廣智三藏不空所譯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其
序文曰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正月一日於薦
福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惠超授大乘瑜伽金剛五
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佛釋迦曼殊室利菩薩秘
密菩提三摩地法遂於其後受是法已不空三藏奉事
經於八載至開元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五聞奏
開元聖上皇於薦福御道場內至五月五日奉詔譯經

卯時焚燒香火起首翻譯三藏演梵本惠超筆授大衆
瑜伽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才訖
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本及五天竺阿闍
黎書並付與梵僧目叉難陀婆伽令送此經梵本并書
將與五印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寶覺阿闍黎經今
不回後於大歷九年十月再至大興善寺大師大廣智
三藏和上邊復伸咨決大教瑜伽心地秘密法門復將
千鉢曼殊經本至建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

元菩提寺遂將舊翻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惠起重與抄寫出一切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秘密金剛三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秘義諸佛出世應物隨意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赴必藉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瑜伽要秘法門窮理微妙身口意業用智修持戒定惠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為首乘般若舟速超彼岸今述曼殊之德靈迹殊伽聖覺無方神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

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為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現忍
土清涼之山導引羣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信生
奇特現光現相人皆發明正智為利益三世蒼生有趣
悉證菩提也

壬戌 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偕其餘以供軍

癸亥 稅間架

甲子改興元 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
騾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地償盜常住錢債也

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泌乾元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聲先悲淒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唾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為動瓚久之見泌立候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瓚撥火出芋食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感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願凝坐畧不以介意使者歎其淳正不之

迫回奏其事帝咨美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篇其辭曰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
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
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逢飯但知
噉世間多事人相趣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
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
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袴
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

謗天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
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
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勩
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捋將功用
功展轉昏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
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真與細如毫末大
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
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幙夜月為鉤卧藤蘿下塊石枕

頭不奉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
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
青

荆溪湛然禪師臨終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體生歟死
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
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
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熱炷則初後同相涉海
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而已爾其志之言訖而化

翰林梁肅題其碑陰曰聖人不興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其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受教者數千師嚴道尊遐邇歸仁自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

乙丑改貞元

丙寅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夫止觀何為也導萬化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

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
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
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
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
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
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
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
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

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

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
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
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
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
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
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
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
自假則何法非假舉聖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

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
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
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
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違素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
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
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
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
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

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
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
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
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
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
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
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
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離也

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醢鷄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層冰其

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闇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遼憂與凡境杳絕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

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噫去聖久遠賢
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
空有云云為坑為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漭
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
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非道
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
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
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
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
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
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須於同門中惠解第一
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繁
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
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
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

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天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屢校枯足也焚句為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難

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
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
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
首事筆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戊辰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成代宗皇
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作名利牽乎德巧智
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百慮無節
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溺苦

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羣迷濟拔流品六波羅密經者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如來為菩薩說歷劫曠遠真偈寂寥大殊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彌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為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常離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座

示之六度導於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
真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讚言天垂寶花雲
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燭幽使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
惠恒沙億衆能通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
自成而道自道也夫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
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
萬類咸滋旭日升晝羣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

欽定四庫全書

備在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四

三十五

同神明幽贊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保乂烝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說久秘梵文徒懷瀉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於是屬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沙門利言為之翻譯時大德則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衆尊之滿字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

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
護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所未聞
實為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波流不讓
舉其梗槩昭悟將來

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姓馬氏
容貌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準足有二輪文遇懷讓禪
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說法
勸建禪林大歷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曰汝等諸

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

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
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
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
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
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
壑平坦顧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於此至是門弟
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於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
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為一

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於世

大珠惠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叅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
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
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
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惠海自家寶藏祖曰即
今問我者是女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
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
勞久之後以受業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

訥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為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一人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望顯著說法波濤浪湧浩然無礙有頓悟門及廣語行於世

庚午 迎佛骨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歷中江西

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嘗示
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
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
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
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
生滅汝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已
者其惟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叅
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

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
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
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
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醎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
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
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
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

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馬知路進步非遠近
迷隔山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癸酉 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緡茶稅之始也

丙子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
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蜀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茶
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
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
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羣臣大集

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
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
敬特回明詔再譯真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
天幸欽屬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朴躍兢惕三復竭
愚露滴天池喜含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
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
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
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

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彩經也總斯七字
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
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
觀紫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
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棕請
述正要一卷又為南康王常臯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
玄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
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

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
請製七處九會華嚴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
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中
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己卯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太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
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殿闡
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
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

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佛得之妙
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
融身剎以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
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
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
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
恢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塵
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

法之門皆入冥二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心於無心即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四心

廣被八難傾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
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益我為友人皆友
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
萬境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
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
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
黷聖聰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羣臣
曰朕之師言推而簡辭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

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來
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倒羣臣再拜稽首頂
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之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克佐製其碑曰大師
熙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
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
本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
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

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
納其歸依亮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
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
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祇
受既而悉歸精舍頒於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糲食
而已故推己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
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於中夜累歎有神人撫
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

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
仁林鳥効社火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歷五年躋五老峰
望彭蠡臨瀑布乃剋凌雲精舍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
以滌塵迷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
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
乃至大林精廬淬法刃然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
縛導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吾道
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

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師精貫六藝旁達
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趙公憬故御
史大夫盧公羣今吏部侍郎楊公於陵為叅禪之侶幽
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粲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
傳誌熙怡異迹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不
載其傳

庚辰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巖遇高僧異之
因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為川瀆然

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拾怪異自
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於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
其幾臘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及問其佳年但
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
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頓去留之公
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
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烟雜乎
履舄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人眸子每烟雨初霽

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冥冥焉
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顚氣絕
慚顏於厚面遠喧卑於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
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
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將見其與雲無心靜
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信乎自非斯人不能住
斯境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遂以其
姓易其巖名焉

辛巳南嶽雲峰律師法證示寂師族郭氏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用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忉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救宗則冠其位凡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七河東柳子厚銘其塔復爲之碑曰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

於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於下
惟茲嶽上於尚書其首曰雲峰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
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
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
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
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
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
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饑

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請羣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
人率其伍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
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
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知未始來沒而
知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
曰師之教導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
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
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

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於釋師之
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闕丕冒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
是膺惟憲言是懲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
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壬午 雪下一丈 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癸未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為沙門得之水濱畜之
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
儀乃以陸為姓氏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

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逃去為優人天寶中太守李
齊物異之授以書貌悅陋口吃而辨上元中隱苕溪與
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苎翁闔門著書名拜太子文
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
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突間祀之為茶
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水
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
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

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而前季卿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市茶焉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翰林白居易作八漸偈弔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曰觀曰覺

曰定曰惠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於心鳴
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
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
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
墜也既而升於堂禮於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
辨真妄 覺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
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

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惠 專之以
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惠惠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惠
明 定惠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
圓鏡有應無情 通 惠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
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
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
無度者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
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
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
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
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
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
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
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

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
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
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
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
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
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
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

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
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
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寂大師真際
之塔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濬上人歸淮南序曰金仙氏
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
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

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
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
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
風而受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
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
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
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
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

上人為方外游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
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專
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
福其積衆德者歟覲於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
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
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常魯侯之贈後
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常之比得序而先
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甲申南嶽般舟和上卒柳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
至於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
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以補其處
為浮圖者宗世家於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密體
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執業
於東林思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覩文字懸判深
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
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

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
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
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
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
是作精室闢林莽剏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
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
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
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

正月二十七日化於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
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
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
於正直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
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
師之德延於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像教
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
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

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
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於化元同道祈祈功庸
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
命表茲靈嶽於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
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架孔碩以
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
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
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

薦薦茲石

己酉順宗誦改永貞

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禮清涼為國師性寬仁愛尤善文隸壽四十六

崩咸寧殿葬豐

陵居攝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常臯薨臯初生厥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呪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臯游宦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康郡王有德在民四川至

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嘉州石像初成皐為之記畧曰
頭圍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美其簡而
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闡維之得舍
利皐為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
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其蒼精皆應乎人
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
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
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

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
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
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
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持佛名
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
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
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無念為
真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

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簧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
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嗚呼生有辰乎緣其
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七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
乃鳴磬而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
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
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
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
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

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
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
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
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
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
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
已是用不愧直書其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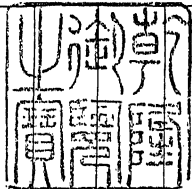
是歲八月順宗遜於位皇太子立是為憲宗初順宗嘗

在東宮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
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
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
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
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
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
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
滿復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

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
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
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問心要於
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略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
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
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
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
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惠日沉沒

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
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
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
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
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住
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
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
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

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四